# 蜀山劍俠傳/1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三回　長笑落飛禽 惡嶺無端逢壯士　還鄉聯美眷 倚閭幸可慰慈親

下一回▶

袁星從崖下狼狼狽狽地爬了上來，走到衆人面前，躬身稟道：「吳仙姑因要回來比劍，原說去去就來，命袁星和鋼羽把守後洞。這小賊和尚從空中一個斤斗墜將下來，袁星被來人打下崖去，本未聽明來人來歷，先在後洞又喫了來人一些虧苦，未免有些氣忿，『賊和尚』三字衝口而出。」金蟬見它出言無狀，正要呵責，忽聽叭的一聲，袁星左頰上早着了一巴掌，疼得用一隻毛手摸着臉直跳。金蟬笑道：「打得好！誰叫你出口傷人？」英瓊見它連連喫虧，於心不忍，一面喝住袁星，休得出言無狀，好好地說。金蟬不住口地喊：「笑師兄快現身出來，我想得你要死哩！」連喊數聲，未見答應。

袁星見金蟬這等稱呼，纔明白來人竟是一家，自己白捱了許多冤打。衆人又在催問，祇得忍氣答道：「袁星見和尚從空跌下，以爲是甚麼人把他從空中打下的，好意怕他跌傷，叫鋼羽來接。鋼羽卻說那和尚怕是奸細，且等他下來再說。袁星素來信服鋼羽，卻忘了前一時候和它口角，它借此報復，給袁星上當，不但未去接救，反拔出劍來，準備廝殺。果然那和尚是存心捉弄人，眼看他快要落地，不知怎的一來，便沒有了影子。回身一看，他正往洞內跑，嘴裏頭還嘮嘮叨叨地說：『峨眉根本重地，眼看不久一羣男女雜毛要來大舉侵犯，卻用這麼一個無用的禿尾巴大馬猴守門，真是笑話。』因他不經通報，不說來歷，旁若無人地往裏就走，又口口聲聲揭袁星的短處，又忘了鋼羽也在洞前一塊山石上面站着，卻並未阻攔，一時氣忿不過，便追上前去。先因看不清是敵是友，祇用劍將

他攔住，問他是哪裏來的。他也不發一言，先站定將袁星從頭到腳看了個仔細，然後說道：『我看你雖然做了正教門下家養之獸，可惜還有一臉火氣，須得多幾個高明人管教纔好。』弟子又忍氣再問他的來歷。他便退出洞去，說道：『你問我的來歷，想必是有人叫你在此做看家狗。你既有本事看家，來的敵人必定也對付得了。要是敵不住來人，你就想問明人家來歷，也是白饒。莫如我和你打一架玩玩，看看你到底可能勝任，再說來歷不遲。』袁星原是恨他罵人，又恐錯得罪了主人的朋友，巴不得和他交交手，便問他怎樣打法。他說他用空手，叫袁星用劍去砍他。袁星以爲哪有這樣便宜的事，先怕錯殺了人，還是用手。是他連聲催促，袁星又喫他打了幾下很重。他人雖小，巴掌卻比鐵還硬。被打不過，好在是他逼袁星用劍。誰知不用劍還好，一用劍，任袁星將劍光舞得多急，祇見他滴溜溜直轉，休想捱得着一點。被他連罵帶打，跌了十幾次斤斗，周身都發痛。他竟說我是無用的廢物，不和我打了。說罷，往裏便走。鋼羽始終旁觀，不來幫忙。和尚一走，直催弟子快追。追到此地，看出主人仙姑們和他並不認識，纔想在他身後乘機下手。祇覺得他一轉身，手上兩口劍好似被甚麼東西擋住。接着便被他打了一下，踢了一腳，便跌到崖下去了。」

英瓊聞言，覺得其錯不在袁星，來人又是在暗中打人，未免有些不悅。這時，凡與來人認識的，俱都齊聲請笑師兄現出身來，與大家相見。金蟬正喊得起勁，猛覺手上有人塞了一樣東西。金蟬在成都與來人初見時，常被來人用隱形法作弄，早已留心到此。也顧不得接東西，早趁勢一把抓了個結實。心中一高興，正要出聲，忽聽耳邊有人說道：「你先放手，我專爲找你來的，決不會走。祇是這裏女同門太多。我來時又見那猴子心狂氣傲，仗勢逞強，特意挫挫它的銳氣。不想無心得罪了人，所以更不願露面。我還奉師命有不少事要辦，你同我到別處去面談如何？」金蟬知他性情，祇得依他。再看手上之物，竟是兩個朱果。無暇再問來歷，便對衆人說道：「笑師兄不願見女同門，你們祇管練習。我和他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獨自往繡雲澗那邊走去。英瓊一眼看見金蟬手上拿着兩個朱果，猜是莽蒼山之物，不由想起若蘭，心中一動，正要問時，金蟬業已如飛跑去。靈雲因法術竟封閉不住那洞穴，恐怕裏面還有寶物再出差錯，約了衆人同去查看，想法善後。不提。

金蟬過了繡雲澗無人之處，笑和尚纔現出身來，手中拿着一口寒光射眼的小劍和一封書信。彼此重新見禮，互談了一些經歷。

原來慈雲寺事完之後，衆弟子奉派分赴各處，積修外功。笑和尚因與金蟬莫逆，便請求和黑孩兒尉遲火做一路，往雲南全省遊行，以便與往桂花山福仙潭去取烏風草的金蟬等

相遇。先並不知金蟬等中途連遇髯仙、妙一夫人，不回九華，徑赴峨眉開闢凝碧崖仙府。後來計算金蟬等途程，該到桂花山，便和尉遲火商量，仗着隱形劍法，也不怕紅花姥姥看破，索性趕往桂花山福仙潭看個動靜。如紅花姥姥講理，答應給草便罷，否則還可助金蟬等一臂之力。

二人趕往福仙潭一看，那潭已成了火海劫灰，許多山石都被燒成焦土，找遍全山，不見一人。猜是金蟬等業已回山，祇不知可曾得手，祇得過些時日，再往九華相晤。他二人便決定深入民間，積修善行。他和尉遲火各人生就一副異相：一個是大頭圓臉，顏如溫玉，見人張口先笑，看似滑稽，帶着一團憨氣。一個是從頭到腳周身漆黑如鐵，聲如洪鐘，說話愣頭愣腦，毫無通融，帶着一團戇氣。又俱在年輕，看上去不過十四五歲，裝束又是一僧一道，不倫不類，結伴同行，遇見的人都以爲他們是那寺觀中相約同逃的小和尚和小道童。笑和尚見別人見他二人奇怪，越發瘋瘋癲癲，遊戲三昧，所到之處，也不知鬧過多少笑話。笑和尚心最仁慈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不妄殺人。惟獨黑孩兒尉遲火心剛性直，嫉惡如仇。無論異派淫兇、惡人、土豪遇見他，十有九難逃性命。笑和尚覺他太不給人以自新之路，恐造惡因，勸他多次，當時總改不了，祇落得事後方悔。

這一日走至昆明附近萬山之中，眼看夕陽已薄暮景，時交暮春三月，山光凝紫，柳葉搖金，景物十分絢麗。尉遲火忽對笑和尚道：「笑師弟，常聞人說，你一聲長笑，不但聲震林樾，百鳥驚飛，還可驚虎豹而懾猿猩。我比不得你幼入佛門，素食慣了的，又會辟穀之法，喫不喫都不打緊。我雖在玄門，師父從未禁我肉食。腰中祇剩師父給的五七兩銀子，業已沿途食用精光。這幾日化些齋飯，難得一飽。滿想在山裏打祇虎豹之類，烤肉來喫，既爲世人除害，又可解饞。這裏盡是些深山大壑，形勢險惡，四外並無人煙，必有猛獸潛藏。你何不笑上一回，驚出些虎豹之類的猛獸來，請我受用？」笑和尚雖然本領高強，但是纔脫孃胎，便被苦行頭陀度化。因他生具佛根，極受鍾愛。苦行頭陀戒律最嚴，笑和尚奉持清規，潛移默化了十五六個年頭。初次出世，積修外功，雖也有不免見獵心喜之時，鬧着玩還可，總不願無故隨便殺生。便答道：「虎豹雖是喫人猛獸，但是它潛伏深山之中，並未親見它的惡跡，我等用法兒引它出來殺死，豈不上干天和？恕難從命。」尉遲火道：「你真是呆子！天底下哪有不喫人的虎豹？現今不除，等到人已受害，再去除它，豈不晚了？你如不信，你祇管笑它出來，我們迎上前去。如果它見我們不想侵犯，可見是個好老虎，我們就不殺它。你看如何？」

笑和尚強他不過，祇得答應。兩人先尋了一個避風之處，又搬了幾塊大石，支好野竈，然後同往高處。四下看了一看，果然到處都是叢林密莽，危崖峻嶺，絕好的猛獸窟宅。

猛回頭，遠望山東北一個深谷裏面，霧氣沉沉，谷口受着斜日餘照，現出一片昏暗暗的赤氛。笑和尚心中一動，暗想：「這時候天氣清明，雖說是山高峰險，林菁茂密，可是這裏有不少嘉木高林，雜花盛開，被這斜陽一照，到處都是雄奇明豔的景緻。怎麼向陽的一面，卻是這般赤暗昏黃的晦色？憑自己目力，竟會看不到底。自入雲南以來，沿途也遇見過許多毒風惡瘴，又與今日所見不類。那個地方，絕不是甚麼好所在。」正想到這裏，黑孩兒連聲催促。笑和尚笑道：「黑師兄，聽仔細，莫要震聾了耳朵。」說罷，大腦袋一晃，延頸呼吸，調勻了丹田之氣，微張開口，先發出的是一種尖音，聲如笙簧，非常悅耳。發聲不過剎那，便聽側面樹林之中，撲騰撲騰，起了一陣騷動。天邊晚鴉，聞得長吟，俱都飛翔過來，就在二人頭上展翅飛翔，盤旋不去。末後連別種雀鳥也聞聲飛來，越聚越多，把二人所在之處，直遮成了一片黑影。尉遲火笑得打跌道：「笑師弟，原來學會的是女人腔。似這般引逗烏鴉耍子，幾時纔飽得了我的肚子？還教我留神耳朵，算了吧。」

言還未了，就在這餘音未歇之際，笑和尚倏地引吭長笑，轟轟連聲，如同晴天霹靂當頭壓下，山嶽崩頹，風雲變色。祇嚇得空中飛鳥登時一陣大亂，亂飛亂竄，擾作一團。有的嚇得將頭埋入翅間，不能自持，紛紛墜地。有那闖出重圍的撥轉了頭，束緊雙翼，如穿梭般紛紛失羣，四下飛散。尉遲火也覺禁受不住，直喊：「笑師弟，快些住口，這不是玩的，再笑，我耳朵都要聾了！」笑和尚也急忙住口頓足道：「糟了！糟了！我祇顧一時高興，和你打賭，卻不料誤傷了許多鳥雀，師父知道，如何是好？」說着，又連聲稱怪道：「我用師父所傳，運化先天一氣，練爲長笑。每一發聲，的確可以驚百獸而懾飛鳥。怎麼連用剛柔之音，不但虎豹，連猴子也不見一個？我不信這裏百里方圓之內，連一隻虎豹都沒有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聽聲如洪鐘般一聲大喝，從山腳下跑上一個滿頭長髮、身披豹皮、手執一根鐵鋼的矮短漢子，近前大喝道：「哪裏來的小雜毛小禿驢，在這裏怪叫，將我哥哥嚇死！」說罷，對準笑和尚，當頭就是一鋼。笑和尚先見那人裝束，形如野人，以爲這一帶多族雜處，定是山民之類，本想拿他開開玩笑。及聽他說話口音，竟是漢人，想必自己適纔狂笑，驚動人家，錯在自己，便不和他計較，身微一閃，纔待避開。尉遲火早一手將那人持鋼的手抓住，喝道：「哪裏來的野人，出口傷人，動手就打，待我管教管教你。」那人原因笑和尚怪笑，將他一個病中的好友嚇暈過去，特地前來拼命尋仇。卻沒料到一鋼打下去，眼前人影一晃，便沒有蹤跡，同時身子卻被一個黑麪的小道士將持鋼的手捉住。彼此一較勁，誰也沒有將鋼奪了去。那人一着急，起左手烏龍探爪，劈面便抓。他原不會甚麼武術，尉遲火祇微一偏身，又將他左手擒住。尉遲火因見那人太兇橫，

不問青紅皁白，就用重兵器傷人，這一鋼要換了別人，怕不打得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。存心想將他跌倒，打服了再問他來意。他卻不知那人有一肚皮的氣苦和天生就的神力。雖然將他兩手擒住，用力一抖，並未抖動。尉遲火心中一動，大喝一聲，拉緊來人雙手，用力先往懷中一帶。猛地左臂一歪，右腳一上步，緊跟着用擒拿法，右臂烏蛇盤肘，蓋向來人左腕。右腳膝照來人腿彎，往前一靠。同時左肘橫起來，點向那人右脅。滿擬那人絕難禁受，必定倒地無疑。誰知那人看去愚蠢，心卻靈巧。未等尉遲火上步，也是一聲大喝，兩臂同時往上一振，差點被那人將雙手掙脫。那人不祇是一股子蠻勁，尉遲火連用許多巧招，都被那人隨機應變避開，心中好生驚異。

笑和尚早從旁看出那人外愚內秀，骨格非凡，已有幾分愛惜。見尉遲火跌他不倒，上前笑說道：「我等在這裏笑着玩，怎生便會將人嚇死？你先別和我師兄打，何不把事情說出來，看看誰是誰非？如果真是我嚇死的，我給你救他回生如何？」那人被尉遲火擒住雙手，拼了一陣，心中惦記山穴內嚇暈過去的好友，情知鬥這小黑道士不過，已不想打，急於想回去看視，偏又脫不得身，急得頸紅臉漲。一聞此言，一面仍和尉遲火廝拼，口中罵道：「都是你們這兩個小賊！我媽在時，說我力大，怕打死人，從來也沒和人動過手。適纔天未黑時，我哥哥正在生病，聽見你這禿賊鬼叫，他偏說是飛來了鳳凰。我扶他出來一看，纔知是你這個禿賊叫喚。先時還不甚難聽，招來了一羣黑呱呱，我哥哥也很喜歡。他不認得你，卻知道你姓孫。正說你好，你卻號起喪來。我哥哥大病纔好一些，被你幾聲鬼嚎，當時嚇死過去。我將哥哥抱回洞去，拿了打老虎的鋼，打死你，給我哥哥抵命。你卻不敢動手，卻讓這黑鬼用鬼手抓人。是好的，你叫他放了手，同我回去，看我哥哥跟那日一樣，死了半天，又活回來沒有？要是活了，我聽我媽死時的話，不要你這兩個小賊的命。要是不死不活，我便和你們對打三鋼。你先動手，打完我，我再打你同這黑鬼。誰打死誰，都不許哭一聲，哭的不是好漢。」說到這裏，尉遲火已聽出原因，微一疏神，兩手鬆得一鬆，早被那人掙脫了手，撥轉頭，捷如飛鳥般，往側面數十丈高崖縱了下去。接連幾個跳躥，早躥入崖後，沒了影兒。

尉遲火未去追，回望笑和尚，也不知去向，知是用隱形法追去，便也跟蹤前往。纔到崖後，便聽山石旁一個低穴內有人說話。一看裏面，地方不大，光線甚是黑暗。近門處一塊大青石上，亂置許多衣被，上面躺着一個少年，業已死去。那人喊了兩聲，不見答應，大喝一聲，持鋼往洞外衝出。剛一出穴，便見面前人影一閃，笑和尚現身出來。那人先是喫了一驚，及至看清面目，分外眼紅，舉鋼當頭便打。笑和尚微閃身形，便到了他的身後。那人頭一次學了乖，鋼未到頭，先準備收勁。一鋼打空，未等鋼頭落地，早收鋼回身，尋找敵人。一見笑和尚態度安詳，滿面含笑，站在身後，第二鋼當頭又到，二次

又被笑和尚如法避開。那人將一柄鋼，祇管揮舞得和潑風一般。笑和尚也不還手，祇圍住那人身軀，在月光之下，滴溜溜直轉，休想得沾分毫。尉遲火袖手旁觀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引得那人越發急得暴跳如雷。末後知道再打下去，也不能奈何人家，氣得將鋼往地上一丟道：「我不打死你，不能解恨。這麼辦，照剛纔的話，你先打我三鋼，我決不躲。打完，我再打你。要不這樣辦，你躲到天邊，我也得追着將你打死，豈不麻煩？」笑和尚笑道：「我同你無冤無仇，何必打死你則甚？」那人急怒道：「實對你說，我自幼就捱打慣了的。我的頭，常和山撞，你絕打不死我。我因爲你太滑溜，比那黑鬼還不是好人，纔想出這個主意。你打我不死，我卻一下就打死你，豈不報了仇？」笑和尚道：「你把心事都對我說了，我豈肯還上你的當？我不打你，你也不好意思打我，多好。」那人越發急怒道：「你這話對。我爲甚麼要對你說我的主意？如今你不打我，我也打不了你。你也出個主意，讓我打你，怎麼樣？」笑和尚道：「這多新鮮。我爲甚麼那樣賤，活得不耐煩了，出主意讓你打我？」

那人眼看仇人在側，奈何不得，瞪着兩隻大眼睛，目光炯炯，恨不能把笑和尚生喫下去。又怕笑和尚覷便逃跑，笑和尚微一轉動，便攔了上去，一攔總是一個空，急得滿頭大汗。尉遲火卻祇是含笑旁觀，不發一言，笑和尚估量已將那人火氣磨了個夠，纔笑說道：「你不但奈何我不得，連攔我也攔不住。我要想走，你連影子都休想追上。你祇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將你哥哥救活，如何？」那人聞言，半信半疑地說道：「人要是沒了氣，那就叫死。我媽死時，我找了多少人，請過多少醫生來，都沒有救活。末後還是把她葬了。適纔我已聽你說過，我祇不信，我哥哥已經沒了氣，你會救活？祇要他真能活，上天入地，我都聽你。」笑和尚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不說別的，先救人給你看，如何？」那人聞言，大喜道：「那敢情好。不過我不哄你，我現時抓你不着，是這裏四無遮攔。那洞口可沒出路，你要和從前那些醫生一樣，人救不活時，我祇把洞口一攔，你休想出來。我現在把話對你說明，省得你後悔。」笑和尚也不理他，徑自走進洞去。那人果然把門一攔，注目看笑和尚施爲，等人救不活時，下手報仇。

其實笑和尚適纔早已隨他隱形入洞，一眼便看出那青石上死去的少年骨格清奇，連那矮漢都是生有異稟，暗中驚異。心想：「荒山野谷之間，怎會有這麼兩塊未經雕琢的美玉？此番出外積修外功，師父曾說，積千功不如度化一人。師父門下，祇自己一個，如有閃失，師父衣鉢，便無人承繼。這兩人資質，俱不在中人以下。這少年僅是病後氣虛，受驚暈倒，並未真死，何不如此如此？」當下打定主意，先暗中和尉遲火使了一個眼色，叫他不要多事。自己把那矮漢捉弄了一陣，進洞再看少年，經了許多時間，已有微息。便將師父給的丹藥取出一粒，塞進口內，對着嘴，一口元氣渡了進去。丹藥化成元津，

隨氣運行，直入腹內。不到片刻，便聽那人喊一聲：「震殺我也！」立時緩醒過來。他要掙扎坐起，笑和尚連忙按住說道：「你大病新癒，須要將養，先閉目養神吧。」說時，又給他服了一粒丹藥。那少年覺得丹藥入口清香，一到口中，便順津而下，一股暖氣，直達涌泉。他生病已有二月，醒來覺着渾身舒暢，知是異人搭救。待要喚人時，那矮漢一見少年果然起死回生，早擲了手中鋼，撲了上去，抱頭歡笑道：「哥哥，你真活了！這小和尚真是好人。」少年道：「二弟休得胡言。愚兄病入膏肓，雖蒙二弟扶持，已難望好。這時覺得周身輕快自如，似沒病一樣，定是仙佛真人搭救。愚兄遵命，不敢下牀，可代我上前拜謝恩人。」

那人聞言，慌不迭地答應，立刻擊石取火，點燃了一束松燎。是時尉遲火也走了進來。他便走過去，朝着笑和尚、尉遲火二人，納頭便拜。笑和尚也不再打趣，忙將他扶了起來。那人道：「你真是活神仙，將我哥哥救醒。適纔我得罪你，請你不要見怪。你要辦甚麼事，你說吧，我哥哥已活，祇要不離開他，全都聽你的。」笑和尚道：「那事現在先談不到，你且說你弟兄二人來歷名姓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媽姓商，我也跟着姓商，小名叫風子。我哥哥姓周。這是你，別人我不說真話。」笑和尚這纔知道他和那少年並非同胞兄弟，見他對友如此血誠，愈發驚異。那人又要說他和姓周少年結交經過，那少年已在石上插言道：「我這兄弟天真爛漫，二位恩公，由我說吧。」笑和尚同尉遲火聞言，便走了過去。那少年又要起身，笑和尚攔住道：「你雖服了丹藥，元氣虧傷太過，須待三個時辰以後，方能復原。你此時說話還可，且不要動。明朝起牀，便不妨事。最好能喫點甚麼粥食纔好。」那少年也覺着腹中飢餓，便問商風子，可有甚麼喫的。商風子答道：「哥哥要喫東西，真是好了，快活死人。還是前日你叫我將你的衣服賣了一兩五錢銀子，買得些米，熬了一鍋菜粥。你吞喫不下，我心中難過，也沒有喫，留在那裏，我給你生火煮去。」

說罷，便去生火煮粥，嘴裏卻嘮叨道：「我哥哥好了，又來了兩個好人朋友。偏偏這一月多天氣，這天蠶嶺野獸都死絕了，連鹿兒也撈不着一個。我再幾天不喫，倒不要緊。這兩個好人朋友，一定還未喫東西，又救了我哥哥，拿甚麼給人家喫？真正難死我了。」笑和尚一聽說近日山中猛獸絕迹，可見以前是有，想起適纔長笑之事，好生奇怪。那少年因商風子一說，也想起因商風子食量洪大，他先還打野獸來喫，自從野獸絕迹，自己和他一月多工夫，已將所帶銀錢衣物喫盡賣光，沒法款待來人，不由着急起來。笑和尚看出他意思，說道：「你先不要着急。我喫素，喫不喫，沒關係。我這位師兄倒喫葷。我們出家人都能餓個十天八天，你不用管我們。我看你言行服飾，面容手掌，定然出身富貴之家，怎生到此？你且說個詳細。如有爲難，我二人或許能助你一臂，也未可知。」

少年聞言，也實無法想，祇得在枕上頷首，說明經過。笑和尚一聽，原來那少年不是外人，竟是醉道人新收不久的弟子周雲從，便也說了經過，愈加高興起來。

原來第一回上的周雲從，自從在慈雲寺被陷，大風雷雨的夜裏，身經百險，逃出龍潭虎穴，多蒙張老四父女二人搭救，棄家逃出。行至神眼邱林家中，遇見峨眉派醉道人收歸門下。因張氏父女對雲從有救命之恩，由醉道人作伐，命雲從與張女玉珍聯了婚眷，又賜他一口霜譚劍，算是與玉珍的聘禮。醉道人要往碧筠庵會合衆仙俠商議破慈雲寺，匆匆祇傳了雲從一部劍法入門，便即別去。雲從與張氏父女拜送醉道人走後，到了次日，雲從主僕與張氏父女一行四人往家鄉進發。一路上有張氏父女護持，且喜沒有出事。及至到了貴陽，張老四本想先尋一店房住下。後來因爲雲從十六個同年慘死，他又是半途回家，雖說事先並沒結伴同行，到底有許多不便，盤算了一陣，還是同去的好。當下雲從便叫小三兒騎着快馬，先去向父母密稟，將內室整頓出一間來，以備玉珍居住。

雲從的父親子敬，自從雲從走後，不多幾日，未知因何便覺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安。他們老弟兄九人原極友愛，且九房祇此一子，均爲雲從入京之事着急。俱都後悔有如許家財，又是書香之裔，雲從已有功名，比不得是個白丁，祇顧一時高興，由他跋涉山川，求取功名。這般萬里遼隔，倘有閃失，如何是好？老弟兄九人，祇一見面，都是談的雲從進京之事。子敬又說了自己近來夜夢不祥，常有警兆。雲從小孩子不說，老家人王福偌大年紀，原教他不要心疼銀錢，路上一遇便人，就捎信回家。初上路還不斷有平安信回，這多日來，簡直音信全無，好叫人放心不下。衆人聞言，焦急了一陣。子敬說：「今日已不早，如明日沒有音信，準定派人多帶銀錢，兼程趕路，追上前去，如能將雲從追回，再好不過。如雲從定不肯回，便叫那人跟隨照應。沿路打聽往來客商，不惜花費，託他隨時捎信回來。如無便人，至遲不過半月期限，哪怕專人往返，也不能讓信息中斷。」大家多以子敬之言爲然。周氏弟兄雖未分家，卻都住在鄰近，分竈度日，每月也有幾次輪流會食。這日大家心緒不佳，各自分別回去。

子敬正在焦愁煩惱，忽見小三兒滿臉灰塵，一手提着一根馬鞭子，急匆匆跑了進來。子敬夫妻一見小三兒半途迴轉，想起前日許多警兆，俱都大喫一驚。偏小三兒跑得太急，口中又直喊旁立的人出去，愈發叫子敬夫妻心慌意亂，誰都不敢先開口，問公子安否。還算小三兒機靈，看出主人着急，頭一句叫人出去，第二句緊接着說：「老爺夫人萬安！公子回來了。」子敬夫妻本來恬淡，原不計較功名，一聞雲從回家，好似天上掉下一顆明珠，喜出望外，忙問公子現在何處。小三兒見從人業已退盡，上前低聲道：「公子身經百難，出生入死，多蒙一位姓張的老英雄相救，現在護送公子平安回家，已離家不遠，

着小的回來報信。張老英雄有一位姑娘，請老爺命人先行收拾兩間住室。等公子回來，再詳說一切。」子敬聞言，又驚又喜，一面叫人去收拾屋子，又叫人與八位兄弟送信，又不住口問小三兒詳情。小三兒慌道：「這裏面有多少事，公子說暫時先不要聲張，等公子見面再說，先收拾屋子要緊。」

子敬聞言無奈，便叫他妻子楊氏先去命人收拾屋子，自己帶了小三兒，忙到門外去觀望。望到黃昏過去，天色漸黑，纔見雲從同了一個老者、一個少女騎馬走來。小三兒趕忙迎上前去，拉住馬嚼環。雲從一見父親倚閭凝望，想起前事，不禁一陣心酸，搶步上前，便要行禮。子敬在這個把時辰，已從小三兒口中得知一些大概，連忙喚住，身子往旁一偏，揖客入內。自有小三兒和旁立諸人，去幫同拿了三人行李，開發把式。子敬父子引了張氏父女直入內廳。雲從的母親也得信趕了出來，一見面，不顧別的，先把雲從抱在懷裏，把好兒子連叫。子敬已知張氏父女是風塵中英雄，還未引見，有多少正經話要說。一面喚住妻子，一面招呼張老四父女落座。雲從過來，拜見了父親，起來先朝子敬使了個眼色。然後躬身給張氏父女引見，說道：「孩兒不孝，因不耐長途風霜跋涉勞頓，又想起父母伯叔無人侍奉，行至半途，便趕了回家。船在江中遇險，多蒙張家岳父與玉珍姊姊奮不顧身，從百丈洪濤中，救了孩兒出險。因爲玉珍姊姊救孩兒時救人情急，忘了男女之嫌，事後思量，打算終身不嫁。經一位仙長作伐，聘了玉珍姊姊爲妻，一路護送回轉，還望爹爹、母親恕孩兒從權訂婚之罪。所有經過情形，等過些時再行詳稟吧。」

子敬也甚機警，見雲從所言與小三兒之話不大相符，知有緣故，便不再問。雲從的母親放了雲從，一眼看見一個面容美秀、丰神英爽的女子，已在讚許。及經聽出是雲從的聘妻，是救命恩人，又見她隨侍在她父親身旁，幾番讓座，都祇謙辭答謝，越愛她知道禮教。未及雲從把話說完，便過去強拉了來，坐在身旁，問她是怎生救的雲從，不住地問長問短。玉珍因雲從未來時囑咐，知道有許多地方要避人耳目；未過門媳婦，初見婆婆的面，又不便說誑，答否皆非，正在爲難。恰好雲從把話說完，子敬招呼他妻子道：「聘媳初來，有話少時你怕問不完，還不隨我拜謝救命恩人張親家，祇顧嘮叨些甚麼？」一句話將雲從母親提醒，還忘了拜謝恩人，連忙捨了玉珍，隨着子敬過去，夫婦雙雙下拜。張老四也連忙跪下還拜。雲從朝玉珍看了一眼，小兩口也各跟父母跪在一旁。子敬口中說道：「寒門德薄，弟兄九人，祇此一子。此次不該由他小孩子心性，急於功名，跋涉長路。若非親家令愛搭救，險些葬身魚鱉之口，寒門祖宗血食，亦將因之中斷。又蒙親家不棄，訂以婚姻，親自護送到此，越發令人感恩不盡。」張老四早年也是江湖豪俠，長於應對，一見子敬爲人伉爽知禮，不以富貴驕人，越覺女兒終身有靠，歡喜非凡，隨口謙遜了幾句。大家拜罷，起身落座。

雲從母親總是想問出個詳細，見子敬連使眼色，心中又忍耐不住，便對子敬道：「媳婦遠來，適纔小三兒話又沒說明白，也不知她住的房，對她心意不？年輕人莫要委屈了她。你且陪親家說話，我領她看一看去。」說罷，和張老四客套兩句，拉了玉珍，便往裏走。玉珍萬想不到自己配着這般如意郎君，偏偏公婆又是這般慈愛，早已心花怒放。明白婆婆言中之意，當即含笑起立，用手扶着雲從母親，往後面走去。雲從母親見她如此大方伶俐，也是喜愛得說不出口。婆媳二人，喜喜歡歡入內。不提。

子敬、雲從又陪着張老四看好了房子，擇好住所，遣退從人。雲從早忍不住淚如泉湧，重又上前跪下，打慈雲寺遇險逃出，多蒙玉珍搭救，二次遇見醉道人點化作伐，贈劍脫險之事，詳說一遍。子敬雖有涵養，也不禁舐犢情深，心如刀割，淚流不止。當下重又謝了張老四幾句。因爲同行諸人俱都廢命，各有從人留在重慶，異日難免不發生極大糾葛，覺得明說與隱瞞，兩俱不妥。商量了一陣，還是暫時隱瞞爲是，大家想好了同一的言詞。下人早將酒飯備好，靜候主人吩咐。子敬知道天已不早，別人都用了飯。雲從本應親往各房叔伯處叩見，因人數太多，雲從又是歷遭顛沛之餘，好在大家友愛，視雲從如親生，可以不拘禮節，索性喫完了飯，再命人去請來團聚。計議已定，雲從母親命小三兒來說，酒飯已擺在內堂，請老爺、少爺陪着張親家老爺入內用飯。子敬聞言，略一沉思，便邀張老四入內。雲從跟隨在後，一眼看見自己母親兩眼哭得又紅又腫，知道玉珍已然稟明瞭實情，不禁傷心到了極點，早越步上前，母子二人又是一場抱頭大哭。張氏父女再三勸慰纔罷。

雖然大家都是想起前情，十分痛心，祇是事已過去，雲從依舊無恙回來，還得了一個美貌俠女爲妻，悲後生喜，俱都破涕爲笑。雲從、玉珍是共過患難夫妻，子敬夫妻又是灑脫的人，不拘束甚麼形迹，邊談邊喫。玉珍更是應對從容，有問必答。這一頓酒飯，倒是喫得十分歡暢。等到喫完，業已將近午夜。子敬纔想起祇顧大家談笑，還忘了給各位弟兄送一喜信。若是這時去請，大家就是睡了，也許得信趕來，漫說人數太多，雲從長途勞乏，不勝應對之繁。並且這般夜深，驚動老輩，也於理不合。決定還是明朝着雲從親自登門稟安爲是。主意想定，便和雲從母親說了。雲從母親聞言，不由「哎呀」一聲道：「我們祇顧說話，竟會忘了此事。別位兄嫂不要緊，惟獨她有個小性兒，平時就愛說些閒話，近來又有了喜，越發氣大，豈不招她見怪？」子敬道：「二嫂雖然糊塗，二哥倒還明白。我弟兄九人，都讀書明理。今已天晚，其勢又不能命雲兒單去她家一處。明日對大家說了詳情，縱然二嫂見怪，二哥也未必如此，隨他去吧。」夫婦二人便將此事擱過不提。

子敬又和張老四聯坐密談，商量雲從夫妻合巹之事，直到三更過去，纔行就寢。雲從的母親又撥了兩名丫頭服侍玉珍，當晚就叫玉珍和自己同睡，叫子敬父子到外面書房去睡。父子婆媳，難免在牀上還有許多話說。

第二日早起，雲從起身，正準備去拜見各房尊長，洗漱剛完，便見僕人入報，各位老爺太太駕到。子敬夫妻也得着信，父子夫妻四人慌忙迎了出去，衆弟兄妯娌已滿臉堆歡走了進來。子敬見來的是大、三、五、六等八位兄嫂，二、四、八、九等四房夫妻還未來到。一面命雲從上前叩見，便要着人分頭送信。子敬的大哥子修笑道：「老七，你不要張羅，我們先並不知雲兒回來，還是昨晚二更左右，你二哥着人挨家問詢，說有人見雲兒回來，老七可曾着人送信不曾？我猜定是雲兒回來太晚，你怕他一人走不過來，所以沒叫雲兒過去。我想雲兒長途勞乏，此次不考而歸，必有緣故，若叫他一家一家去問安回稟，未免太勞。所以我得了信息，忙着叫人分頭說與大家，吩咐今日一早，到你這邊喫飯團聚，又熱鬧，又省雲兒慌張，話反聽不完全。我來時順路喊了三弟、五弟、六弟，又叫人去催老二他們，想必一會兒就到了。」子修是個長兄，人極正直，最爲弟兄們敬服，平素鍾愛雲從，不啻親生。雲從聽完了這一番話，忙上前謝過大爹的疼愛。剛剛起立，子敬的二哥子華、四哥子範、八弟子執、九弟子中等也陸續來到，祇子華是單身一人，餘者俱是夫婦同來。大家見禮已畢，子敬夫婦問二嫂何不同來？子華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你二嫂昨晚動了胎氣，今日有點不舒服，所以未來。」雲從母親聞言，朝子敬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少時快叫雲兒看看他二娘是怎麼了？」又問子華：「可請醫生看了沒有？」子華祇是含糊其詞答應。雲從原是一子承祧九房香火，諸尊長俱都來到，忙着問安稟話，當時並未上子華家中去。全家團聚，自是十分歡樂。由雲從照昨晚商就詞句，當着諸尊長面前稟過。末後纔由雲從母親陪了諸妯娌入內，引了玉珍上前拜見。外面也引見了這位新親家張四老爺。男女做兩起飲宴。

席後，雲從要往子華家中探病，又被子華再三攔住，說：「雲從初回，你二娘又沒有甚麼大病，改日再去不晚。」雲從連請幾次，俱被子華攔住。一陣談說，不覺天晚。接連又是夜宴，席間大家商定，準在最近期中，擇吉與雲從夫妻合巹。直到夜深，才分別回去。

第二日一早，雲從便到子華家中探病，祇見着子華一人，子華妻子崔氏並未見着。臨出門時，看見外面廂房門口站定一人，生得猿背蜂腰，面如敷粉，兩目神光閃爍不定，並不是子華家人。見雲從出來，便閃進房內去了。雲從當時也未做理會，順路又往各位伯

叔家稟安。這些伯叔們都是老年無子，除子華外，雲從每到一家，便要留住盤桓些時，直到夜深，纔回家。雲從知道諸位伯母中，祇二娘崔氏是續絃新娶，出身不高，與妯娌不合，恐父母不快，回去並未提起不見之事。末後又連去了兩次，也未見着。趕到雲從喜期，崔氏正在分娩期近，更不能來。這時老家人王福，業已着人喚回。雲從自經大難，早已灰心世事。因是師命，玉珍又有救命之恩，所以纔遵命完姻。夫妻二人雖是感情深厚，閨房之內卻是淡薄。每日也不再讀書，不是從着乃岳學習武藝，便是與玉珍兩人按照醉道人傳的劍訣練習。雲從的父母伯叔鑒於前次出門之險，他既無意功名，一切也自由他。

過了不到一月，崔氏居然生下一子。這一來，周氏門中又添了一條新芽，不但大家歡喜，尤其雲從更爲遂心。子華大張筵宴，做了三朝，又做滿月。親友得信來賀者，比較雲從完婚，還要來得熱鬧。玉珍完婚三日，曾隨雲從往各房拜見尊長，祇崔氏臨月，推託百天之內忌見生人，連子華也不讓入內，祇許兩個貼身丫鬟同一個乳母進去。玉珍先未在意，及至滿月這天，諸妯娌仍未能與崔氏相見。到了晚間回家，臨行之時，玉珍剛要上轎，一眼瞥見雲從前日所見的那個猿背蜂腰的少年，不禁心中一動。回家問雲從，雲從說道：「白天入席之前，也曾見那人一面，大家都以爲是不常見面的親友，均未在意。自己卻因回家時曾見過那人住在二伯家內，覺着稀奇。席散時節，趁二伯一人送客迴轉，便迎上前去，想問問那人是何親友，爲何不與大家引見。說未兩句，便見二伯臉漲通紅，欲言又止。猛一回頭，看見那人正站離身旁不遠，用目斜視，望着自己，臉上神氣不大好看。同時二伯也搭訕着走去，沒顧得問。」玉珍聞言，忙着雲從去請她父親進來，將前事說了。張老四聞言，大驚道：「照女兒所說，那人正是慈雲寺的黨羽。府上書香官宦人家，怎會招惹上這種歹人？」雲從聞言，也嚇了一大跳，忙問究竟。張老四道：「我當初隱居成都，先還以爲智通是個有戒行的高僧。直到兩年以後，纔看出他等無法無天，便想避開他們。一則多年洗手，積蓄無多，安土重造，着實不易。且喜暫時兩無侵犯，也就遷延下去。有一天，我同女兒去武擔山打獵回來，遇見一夥強人，在近黃昏時往廟內走進，正有此人在內。彼此對面走過，獨他很注視我父女。第二日智通便着人來探我口氣，邀我入夥。來人一見面，就是開門見山的話，將行藏道破，使我無法抵賴。經我再三謝絕，說我年老氣衰，武藝生疏，此時祇求自食其力，絕無他志。我指天誓日，決不壞他廟中之事，走漏絲毫風聲，纔將來人打發走去。後來我越想越覺奇怪。我青年時，雖然名滿江湖，但是祇憑武藝取勝，並非劍俠一流。智通本人不是說門下黨羽多精通劍術之人，要我何用？若說怕我知道隱祕，不但似我這種飽受憂患、有了閱歷之人，決不敢冒險去輕捋虎鬚；即使爲防備萬一，殺人滅口，也不費吹灰之力。祇猜不透他們用意。我彼時雖未入夥，卻同那知客僧了一談得很投機，時常往來，慢慢打聽出他們用

意，纔知是那人泄的機密。那人名叫碧眼香狒閔小棠，是智通的養子。我和他師父南川大盜游威，曾有幾面之識。我初見他時，纔祇十四五歲，所以沒認出來。他卻深知我的底細，並非要我入夥相助，乃是他在廟門看見珍兒，起了不良之心，去與智通說了，打算做了同夥，再行由智通主持說媒。被我拒絕，雖不甘服，當時因他還有事出門，智通又因善名在外，不肯在成都附近生事，料我不敢妨他的事，閔賊已走，也就放過一邊。我知道了實情，深憂那裏萬難久居，驟然就走，又難保全，祇得隱忍，到時再說。一面暗中積蓄銀兩，打點棄家避開；又向菜園借了些錢，在附近買了十來畝地，竭力經營，故作長久之計，以免他們疑心。不久便隨你逃到此地。起初祇知閔賊出門作案，不想冤家路窄，下手之處，卻在你家。這廝生就一雙怪眼，認人最真。祇要是他，早晚必有禍變。他當初師父就很了得，如再從智通學了劍術，連我父女也非敵手。爲今之計，祇有裝作不理會，一面暗中稟明令尊，請他覷便問令伯，這廝怎生得與府上親近，便可知他來歷用意。我再暗中前往，認他一認。如果是他，說不得還要去請像令師這一流的人物來，纔能發付呢。」